

“笔歌墨舞——刘海粟书法展”18日揭幕

刘焕焕

今年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、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、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美术史论家刘海粟先生诞辰129周年,3月18日上午,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将特别策划推出“笔歌墨舞——刘海粟书法展”,以纪念常州走出的这位艺术大师。本次展览在延续中国美术馆、

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“刘海粟书画大展”学术性的同时,以家乡美术馆的视角出发,遴选增补了部分刘海粟书法力作,有擘窠大字,也有楹联、诗词、手卷,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展览特别展出海老夫人、画家夏伊乔,爱女、著名画家刘蟠的部分画作,其上题有刘海粟亲笔题款,

突出了从家到国家到家庭——“家”的策展主题。

作为纪念刘海粟诞辰129周年系列活动之一,18日下午,还将在馆内举办“西太湖艺术讲堂——中国书法”专题讲座,届时将邀请文学博士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第八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

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陈海良主讲。

本次展览由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、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,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、上海刘海粟美术馆、常州刘海粟美术馆、常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。展期为3月18日至4月17日。

收尽生命万象之本真

刘 蟠

乍显乍晦,若行若止,笔游理斗妙合无尽大荒,神气弥于宇内,心忘笔,手忘书,苍苍莽莽率天真。他不断在各门类艺术中找寻通感、共性,融古今、通中西,且暮师法经典却不一味追求原作,风神自得独一面貌。一条线有来处,有去向,勾画天地开合之结体,收尽生命万象之本真。

字与画者,其具两端,其功一体。父亲精于用笔之法,尤其擅以书入画。古拙写虬松苍郁,沉雄如雄狮伏地,又奇崛曲折,拙而弥秀愈显笔力惊绝;行草写踢枝飞动、云水激荡,中侧锋流转交替,如蛟龙虺蛇,超腾回折;飞白写石疾劲,磕磕

然,如崩如裂……勾勒、点宕、皴擦、构图,篆隶行草楷齐头并进,撇捺挥洒,神韵自足。

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,父亲嘉惠后学,对于母亲跟我也“亦师亦友”。他有一方“清白传家”闲章,有时也会在母亲或我的画作上即兴题款,然后落章勉勵。父亲书写画上题跋,并不囿于书画界格,在画意未到处生画意,充盈着阅历内涵与时代精神的氣息。节奏、韵律、收放、进退、应和,书体与书体间倚倚情绪韵奏跳荡转变,行与行间气脉酣畅连綿,书与画间顾盼相互映衬,笔取情山,已然将笔墨的风格化表达转变为生命感觉的率真抒

发,快哉!妙哉!

今年正值父亲刘海粟诞辰129周年,按照传统的说法,男子是“做九不做十”的,家乡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一如既往筹划系列活动,来传承弘扬父亲的艺术精神,建馆十余年来一直坚持,作为刘海粟的女儿,我深受感动。

家庭、家乡、家、国,家是父亲一生的牵挂,回到家乡常州武进举办书法展,选定“家”这个主题真是再合适不过。作品精而全,有擘窠大字,也有楹联、诗词、手卷,同时涵盖了画上题跋。围绕“家”又遴选增补了部分母亲与我的作品,其上题有父亲的款识,也在此一并展出。值此周年之际,举常沪两地之力共呈父亲书学之大千万态,溯游往昔斑驳,沉潜墨海幽茫。

再回首:笔歌墨舞,山高水长。(本文为展览前言,题目为编者所加)

爵士女王与摇滚天王的《永恒》乡村民谣

蔡龙文/图



比利·乔与诺拉专辑《Foreverly》封面

上大学的时候,宿舍里经常有人衣冠不整地抱着吉他疯狂扫着和弦,激动地嚎叫着英文歌曲,歌词唱得好坏倒不是特别在意,但对于歌曲中的吉他solo却是精益求精,常常因为一个音反复练习。当时宿舍没有网络,有电脑的人也不多,所以听歌弹琴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消磨课后时间的方式。那时的我还没有开始学习爵士乐,对当代音乐知之甚少,前辈们“疯狂”的举动和他们床头散落的唱片和CD机成了我求知的宝藏。之后我知道他们的“疯狂”源自一支叫做Green Day的乐队,我也喜欢上了这支乐队,强烈的节奏,躁动的因子,特别符合十七八岁的年龄。

后来我开始学习爵士乐,与喜欢各种不同音乐风格的同学交流,接触到“爵士女王”诺拉·琼斯(Norah Jones)的作品,发现喜欢的人还真不少。诺拉·琼斯的父亲拉维·香卡是印度古典音乐教父,西塔尔琴大师,也是披头士乐队成员乔治·哈里森的老师,她的母亲是美国音乐人。

诺拉从小受到母亲珍藏的爵士名伶比莉·哈乐黛唱片的影响,她的作品和演唱之中也有着浓重的传统爵士的韵味,第一张专辑《Come Away With Me》就为她赢得了数座格莱美的奖杯。

Green Day与诺拉·琼斯的音乐风格可谓天差地别,然而Green Day的主唱“摇滚天王”比利·乔·阿姆斯特朗(Billie Joe Armstrong)与诺拉·琼斯却一起发行过一张怀旧乡村民谣唱片《Foreverly》。这是一张翻唱唱片,着实令人意外,一个摇滚朋克乐队的主唱去翻唱了乡村民谣!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还是由比利·乔主导发起的,在我的认知里诺拉的歌曲多少偏“安静”,而Green Day却是一支“吵闹”的乐队。这张专辑是翻唱自艾弗利兄弟(The Everly Brothers)1958年的专辑《Songs Our Daddy Taught Us》,他们是流行音乐史上最早的二重唱组合,影

响深远。比利·乔作为一个资深的唱片收藏家,在整理唱片时找到了这张唱片,便萌生了要翻唱录制它们的想法,并在妻子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诺拉·琼斯一起录制。

听到一首歌曲,我常会将脑海中的一些电影画面与之相对应。专辑中的第一首歌《Roving Gambler(流浪赌徒)》就让我想到了腰间别着枪的牛仔,推开乡间酒馆的门,一杯酒下肚后看到邻桌的牌局便欣然加入,在输掉口袋里所有的钱之后发现他们都是一伙儿的,便愤然掀桌掏枪,最终被逮捕,使得爱人伤心落泪。很典型的西部电影画面,我记得百事可乐的一则广告有过类似的画面。男女声高低音伴随着吉他伴奏,在歌词的间隙穿插着悠扬的口琴声,我无比喜欢这个口琴的旋律,它的出现让二重唱变成了三重唱。

专辑中的《Silver Haired Daddy Of Mine(我两鬓斑白的父亲)》是深情怀念父亲的歌曲,初听感觉无比熟悉,因为它的旋律和北美民谣《红河谷》有很深的重合。“在那山上藤蔓缠绕的小屋,住着与岁月抗争的勇士,他是总能化解我悲伤的人,那是我两鬓斑白的父亲……”歌曲简单直白却“声”入人心,就像很多远离家乡的游子,总会思念家乡,想念父母,好不容易有一个长假回去,发现父母与自己离开时有了些许变化,岁月在父母身上已刻下痕迹。

《Who's Gonna Shoe Your Pretty Little Feet(谁来给你漂亮的小脚穿鞋)》同样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,就像是一首摇篮曲。一个可爱的宝宝,忍不住要把他(她)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给他(她)穿上可爱的衣服、好看的鞋子,看着他(她)可爱的样子忍不住要亲一口。是一首唱到初为人父母者心坎儿里的歌。

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曲,或怪诞,或阴暗,或温情满满。我的文字无法将你带入深处,只有深入聆听才能体会,我开了个头,现在轮到戴上耳机仔细品味了。

漓江纪游

雷 隆

早就听闻桂林以“山清、水秀、洞奇、石美”驰名中外,乘飞机到桂林已是黄昏,晚饭后,我便散步观赏了市区“两江四湖”中的榕湖、杉湖之夜景。翌日前往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——兴坪。

兴坪景点众多,我不想“走马观花”式游览,选择了最著名的“九马画山”和“黄布倒影”两处。

进入景区,但见漓江石壁青绿黄白,众彩纷呈,浓淡相间,宛若一幅神骏图。象征九马的9座山峦栩栩如生,神态各异,或立或卧,或奔或跃,正可谓“马图呈九匹,奇物在人间”。船到岸,我在甘蔗摊位前买甘蔗汁解渴,忽见对面墙上写着“此处离相公山1.6公里”,我想1.6公里不算太远,便坐上一部当地农民的敞篷接驳车前往,迟滞不到,方知两地相距6公里多(用1.6公里是为了揽客)。

相公山是阳朔境内最高的山峰,接驳车无法爬坡登顶,我只能沿着陡峭的石阶徒步攀登。登至半山腰时,我已气喘吁吁,汗水淋漓。是放弃,还是继续?我不禁想起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名句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。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于是,我一步一个脚

印向山顶攀登。登临山顶,极目远眺,群峰错落有致。俯视山下蜿蜒流淌的漓江,风帆点点,真可谓“会当临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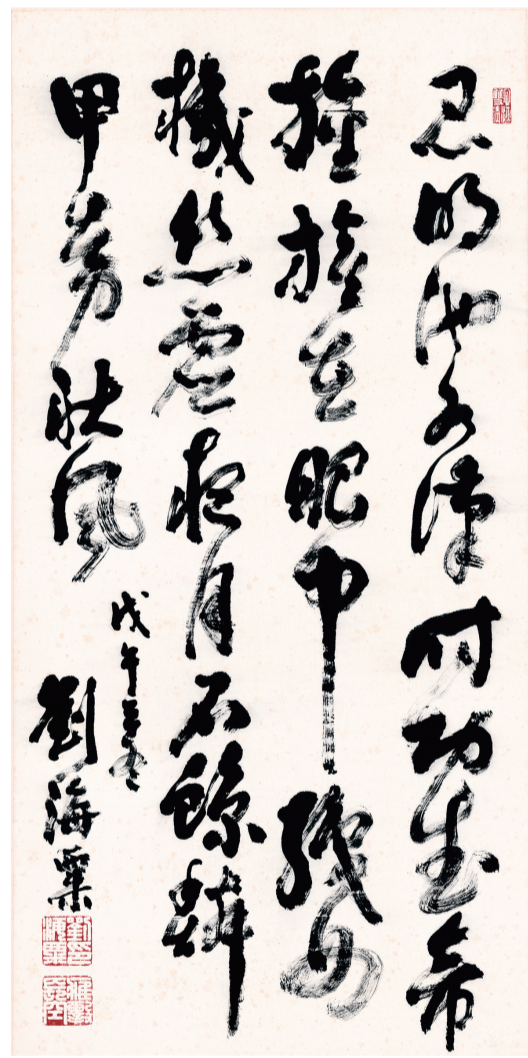
折返“九马画山”,我驱车来到“黄布倒影”。俗语云,漓江之美,美在倒影;倒影之美,黄布倒影最为醉人。但见碧波荡漾,两岸有大小不一的七座山峰,好似仙姑浴水而出,人们称之为“七仙女下凡”。她们的倩影倒映在江中,清丽可人,简直令我分不清水上青山和水中倒影。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即取景于此。徜徉在“黄布倒影”景区,令我有一种“分明看见青山顶,船在青山顶上行”之感。

当晚宿于阳朔县城。第二天清晨7点,我即赶去漓江最适合漂流的遇龙河。金龙桥为起点的票最热门,已被抢购一空,于是我选择了热门排第二,以青厄渡为起点的漂流。置身竹筏上,河水清澈见底,鱼儿穿梭游弋,沿岸鸟语花香,奇峰连绵,宛若一道梦幻河谷。

至漂流终点,我又徒步几公里来到了“阳朔山水画廊”。沿路景点颇多,印象最深的是一棵植于隋朝、有1400多年历史的奇特古榕树。这儿空气清新,远山如黛,犹如一幅中国水墨画卷,电影《刘三姐》中的许多镜头便拍摄于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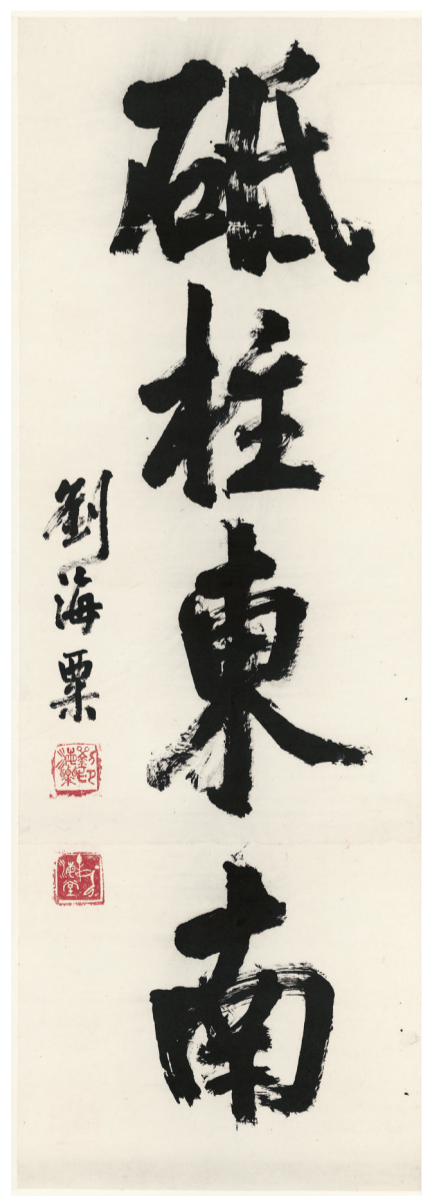
岁寒三友 刘海粟、夏伊乔、刘蟠(中国画) 1982年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藏



杜甫秋兴八首第七首上半阙 刘海粟(行草) 1978年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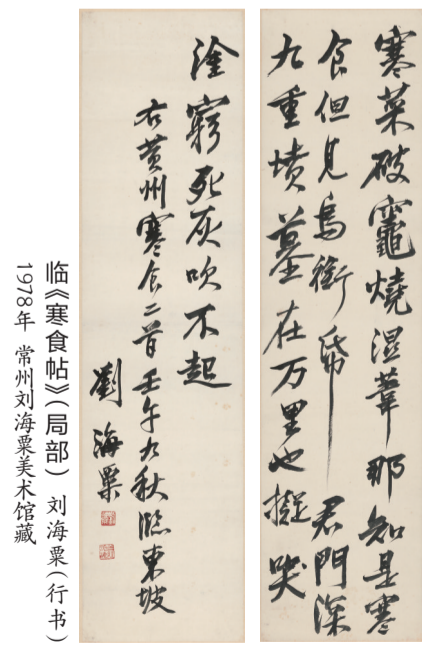
藏真 刘海粟(行楷) 1981年 私人收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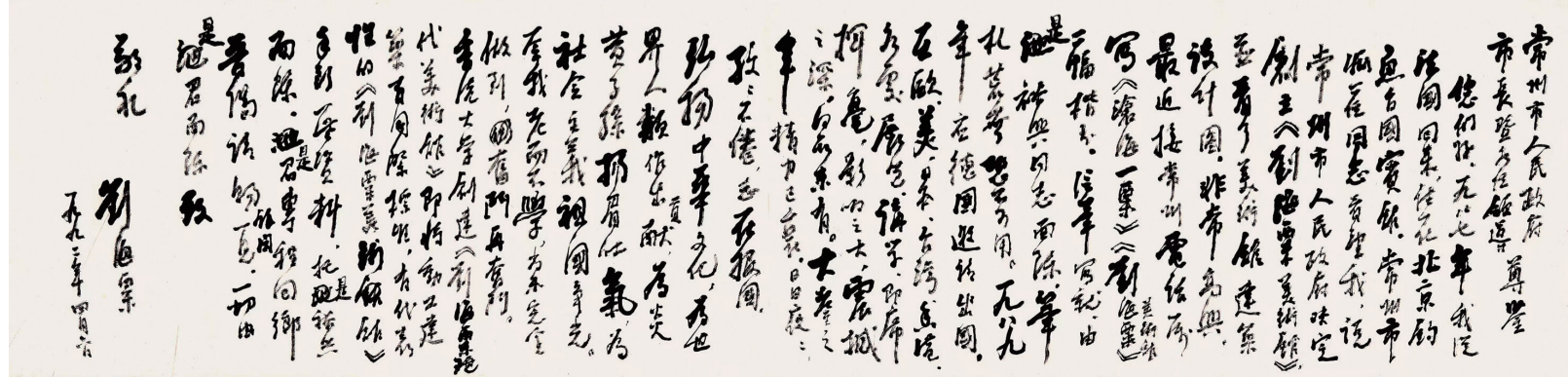
砥柱东南 刘海粟(行书) 20世纪70年代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岱庙汉柏 刘海粟(中国画) 1983年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藏



临《寒食帖》(局部) 刘海粟(行书) 1978年 常州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给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一封信 刘海粟(行书) 1992年 常州刘海粟美术馆藏